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艺生活

④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艺生活

④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期

当前的文艺诸问题	郭沫若	三
不要开倒车	公韬	八
从自我批评做起	孺子牛	八
培养文艺新军	宾弦	九
杂文应走普及的道路	周达	九
动摇	陈琢如	一二
新贵胡院长	草莽	一九
编后记	司马文森	二六
在捷发轮上	叶焯	二七
独眼龙	胡序昭	三三
乌兹别克的第一个歌剧《蒲朗》	茅盾	三五
童灿	适夷	三八
读林林的诗	周钢鸣	四二
青年文艺创作竞赛结束报告		五〇
如何参加文艺生活社?		五一

第二期

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	郭沫若	五五
『马华文艺』试论	夏衍	五七
方言文学试论	静闻	六〇
一个学习的实例	林川	六七
诉苦是觉醒的开始	周达	六七
悼念征军	陈残云	六九
萨克林田庄	杜埃	七〇
渡河、十二里！	史朋	七五
接到征兵通知书后	刘朗	八三
渡河，十二里！读后	瞿白音	八八
失去的战士	阳羽军	八九
翻身了，你伊拉克！	张殊明	九一
生命的搏斗	黑丁	九二
读《在捷发轮上》	刁尔图	九六
乡讯	春草	九七
十字架城之战	林林	一〇〇
编后记	编者	一〇一
评创作竞赛的人选小说	周钢鸣	一〇二

第三、四期合刊

反帝,反封建,大众化	茅盾	一〇七
文艺工作者的改造	冯乃超	一〇九
编后	编者	一一二
读『文协』入选的两个独幕剧	夏衍	一一三
送别诗	冰山	一一三
一个家庭的故事	司马文森	一一五
线球	叶韵	一三六
虎口余生	黄亦夫	一三八
狼之死	健雄	一四〇
秋天的霞	鸿鸣	一四一
二十二五	瞿白音	一四三
斗争没有停止	邓光亮	一五八
争夺	刘盛亚	一五八
走呀!在越南的大地上	海濛	一六一
受难牛	陈残云	一六三
垃圾桶里的家伙	林林	一六六

第五期

纪念『七七』扩大反美扶日的爱国运动	一七一
文艺的真实性与阶级性	荃麟
『稀牛屎涂不上壁』	蒋牧良
	一七二
	一七七

南昌之一夜	郭沫若	一八九
老坑松和先生秉	华嘉	一九七
在中国寡妇山下	林雨今	二〇七
逼租	沙鸥	二一〇
日本、亚洲凶剧的主角！	张殊明	二一二
森林里的响箭	李太别	二一二
略记在明月社时代的聂耳	洪适	二一四
花盆山	小巫	二二一

第六期

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	郭沫若	二三〇
悼朱佩弦先生	静闻	二三四
风灾	海兵	二三八
景明楼上的舞会	蓝泯	二四二
论报告文学	胡仲持	二四七
叙事诗的写作问题	林林	二五〇
写『方生』重于写『未死』	夏衍	二五六
快乐的战役	陆攀	二五九
点解香港咁古怪	文华	二六二
菜场	沙鸥	二六二
茶楼	沙鸥	二六二
酒店	沙鸥	二六三

化装的小贩	张殊明	二六三
定时的跳楼	张殊明	二六三
挑夫	林中	二六四
文艺新闻	记者	二六四
奸细	巴波	二六六
关于《虾球传》速写	陈闲	二七一
编者,读者,作者	编者 胡仲持	二七三
如何参加文生社?		二七四

第七期

记张天翼	蒋牧良	二七七
寓言六则	张天翼	二七八
烟赌之乡	郭彦汪	二八四
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	葛琴	二九一
种子	小海燕	二九五
周求落魄记	云	三〇〇
论主观在文艺创作上的作用	黄药眠	三〇四
鲁迅是怎样看农民的	陈闲	三〇九
文艺新闻		三一
谈取材	司马文森	三一
教育	黎光耀	三一五
暴风雨诗抄	力扬	三一六

中秋月 黄河流	三二六
荒郊暗影 伍戈	三一八
编者,读者,作者 编者 冯文良 吴锡昆	三二二

第八期

论文学的灵感 胡仲持	三二九
记蔡楚生 黎舫	三三二
《风砂的城》的自我检讨 陈残云	三三六
怎样分析人物 周钢鸣	三三九
文艺新闻 记者	三四六
复仇的火焰 玲玲译	三四七
略论人格与革命 陈闲	三五〇
深夜 征帆	三六〇
出走 洪放	三六一
他会回来的 金帆	三六一
加斯特洛的手掌 杜埃	三六二
私奔 侣伦	三六七
冶河 周而复	三七一
写在这一栏的前面 编者	三七六
一部史诗的读后感 宋芝	三七六
读歌德《带灯的人》 何汉章	三七六
编者,读者,作者 编者 文坚 何润元	三七七

第九期

岁末杂感 郭沫若 茅盾 胡仲持等 三八三

在暗淡中 维音 三八八

俘虏 麦青 三八九

第一个，掷出了战斗的信号！ 周默 三九〇

帮工汉 江南 三九三

我和你 江南 三九四

渔村小唱 海兵 三九五

我怎样开始了戏剧生活 顾仲彝 四〇三

记田汉 孟超 四〇六

论诗的感情 林林 四〇九

冶河 周而复 四一六

生命的幼苗 谷柳 四二四

我读了《贱货》 原荣 四三一

文艺新闻 记者 四三一

编者、读者、作者 编者 凤华 四三三

第十、十一期合刊

文坛一年间 胡仲持 楼适夷 默涵等 四四一

《文生》一年 司马文森 四四九

田·海涅和他的艺术 静闻 四五一

文艺新闻	记者	四五八
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	臧克家	四五九
十五只杯子	伯子	四六三
在黄衣之国	楚怀南	四六九
丛林狂想曲	杜埃	四七二
苏绿海夜航	陈达敏	四七六
给被出卖的河	邹荻帆	四七九
一个最后的男人	岑砧	四八三
请大家来参加批评工作	编者	四八八
读《春风秋雨》后的几点疑问	林雨今	四八八
编者,读者,作者	编者 刘芸 李文贤等	四八九



生活文艺

• 號專選入賽競作創藝文年青 •

期七十三第總 · 期一第版外海



當前的文藝諸問題.....郭沫若

不要開倒車.....公 輅

從自我批評做起.....孺子牛

培養文藝新軍.....賓 絃

雜文應走普及的道路.....周 達

動搖(入選第一名).....陳琢如

新貴胡院長(入選第二名).....草 莽

在捷發輪上(入選第三名).....葉 燁

獨眼龍(入選第四名).....胡序昭

青年文藝創作競賽結束報告.....文 協

烏茲別克的第一個歌劇『蒲朗』.....茅 盾

宣燦(報告文學).....適 夷

讀林林的詩(詩評).....周鋼鳴

編後記.....司馬文森

人 人 者
印 輯 行
督 編 印

張 楚 鳴
司馬文森 陳 殘 雲
文 藝 生 活 社 (The Literary Life Society)
社 址：香港九龍亞士厘道廿一號二樓
21, Ashley Road Kow Loon, Hong Kong.
通信處：香港九龍郵箱一七七七號
P. O. Box 1777
Kow Loon, Hong Kong.

承 印 者 香港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 本期連同副刊定價一元六角 • 一九四八年二月出版 •

當前的文藝諸問題

郭沫若

文森兄要我爲「文藝生活」寫一篇關於文藝方面的理論文字，我也構思了三兩天，實在寫不出什麼東西來。勉強地寫吧，不外是自己已經寫過或大家都已經知道的東西，犯不着再來荒廢讀者和自己的時間。時限迫促了，文章不能交卷，我只好再去找文森兄。我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辦法：請他向我提出一些問題，讓我來回答。這樣有得一個範圍，免得我的腦細胞去跑野馬。我的回答不一定就真的把各項問題都解決了，我只是提供出一個人的意見，作爲對於這些問題的一種看法。一定會有不少的謬誤和不充分的地方，請大家盡量地加以糾正和補充吧。

一、關於「馬華化」的問題

「馬華化」這個名詞，我是這次到香港來知道的。據文森兄告訴我，是馬來亞的華僑文藝的問題。在馬來亞的華僑文藝界中，一向從事寫作的人都關心着祖國，祖國的文藝問題便是華僑的文藝問題。就如華僑是僑居在馬來亞的中國人一樣，華僑文藝也就是僑居在馬來亞的中國文藝。這種文藝是所謂「僑民文藝」，沒有紮根在馬來亞的土壤，而是神遊向祖國的空中。今天和這種「僑民文藝」相對，有「土生文藝」的提出，要注重新此地，要使文藝在馬來亞生根。今天的所謂馬來亞民族，事實上是三種主要的民族所構成的：馬來亞人，中國人和印度人。中國人二百多萬，佔全人口五分之二。從中國的立場來說雖然是僑居異域，而從馬來亞的立場來說實在是五分之二的主人。中國人既經在馬來亞生根，他們所寫的文藝應該是植根在馬來亞的文藝。這就是所謂「馬華化」。對於這個問題在南洋方面仍然在熱烈討論中，因爲「文藝生活」的讀者主要在南洋，文森兄便要我對於這個問題表示意見。

把問題弄清楚了，我自然可以表示我的意見了。我是贊成馬華化的，也就是說贊成馬來亞的華僑青年創造「土生文藝」。這樣，有些狹義的愛國者，或許會說：這是忘本，這是和祖國絕緣了。還可以從理論與事實方面來答復。從理論方面來說：文藝是生活的反映與批判，馬來亞的中國人作家當然以表現馬來亞生活爲原則。從事實方面來說：馬來亞的中國人實際上是成爲了另一個民族的主人，這猶如英國人航海到新大陸去構成了美國的一樣，今天我們沒有理由要求美國人專門關心她的祖國英吉利，同樣也沒有理由要求馬來亞的中國人專門關心她的祖國中國。馬華化是絕對正確的路線，這樣倒並不是和中國文藝絕緣，而是使中國文藝更加豐富了。這也如美國文學說離了英國文學的影響，而使英語文學

豐富了是一樣的。不過在建立上是要費很大的努力的，同樣拿美國來做例子。美國脫掉英國的羈絆已經有一百七十年，但她的文學之得到獨立實在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根據這，我相信馬來亞的華語文學早遲是要獨立的，而且會發出馥郁的奇花，為華語文學別開一個生面。

二、關於方言文學的問題

方言文學的要求應該不是從今天開始了，但據文森兄告訴我：關於這個問題，最近在華南有過熱烈的討論。有的人持反對見解。在這之中激烈一點的根本就反對方言文學，以為這樣是把中國文學割裂了，是裂冠毀裳，使幾千年來已經統一的文學又從而分裂；溫和一點的以為阻礙了國語的統一。有的人有條件的贊成，認為這是一種過渡性的東西，作為動員民衆，宣傳民衆，是必要的工具，但應該仍以國語的統一為本位，以文學的中央化為本位。有的人是無條件的支持，認為方言文學並非過渡性的文學，它可以有它的獨立的存在，和中央化的文學平行而使中央化的文學豐富化。例子是：蘇聯的文學除俄文文學之外，有喬爾基亞文學，烏茲別克文學等的平行存在。因此，近年來有不少的朋友已經在努力於新方言文藝的建設了。

這個問題和馬華化的問題有一脈相通之處，在我個人也是舉起雙手來贊成無條件的支持的。在今天依然在鬧文白之爭，那實在是太費氣力的事，這可以作別論。主張要維持國語文學的尊嚴而反對方言文學的，認真說，也不外是文白之爭的變相。今天的一大部分國語文學早就有人證之為「新文言」了。站在新文言的立場而反對方言文，這和站在舊文言的立場而反對白話文的，並無二致。再說，認方言文只具有過渡性的，這雖然讓了點步，有條件的承認方言文，其實是同樣反對方言文，是反對它具有文學的價值的。雖然有程度之差，實際上也還是文白之爭的變相。說得文藝性一點，是為藝術的文藝對為人生的文藝之爭。說得政治性一點，是人民路線與反人民路線的對立。

假使是站在人民路線的立場，毫無問題，會無條件地支持方言文學的獨立性。我們既承認了文學應以人民大眾為對象，那就必需製作為人民大眾所了解的東西。中國的地方大，方言的種類多，例以廣東而言，把客話潮州話除外，使用廣州話的就有二千多萬人。假使我們用廣州話來寫，能贏得二千多萬的讀者，這文學的影響還不够廣大嗎？用廣州話寫出的作品只要你是傑作，我們儘可以把它翻譯成別種方言或國語，你是無須平憂愁不懂廣州話的人讀不到你的傑作的。所以方言文學的建立，的確可以和國語文學平行，而豐富國語文學。

要說是「過渡」，自然也可以：因為在自然界和人事界中的現象，沒有一樣東西不是過渡。一切都在變，一切都在

進展，一切東西自然也就都是過渡了。在若干年之後，中國的國語可能是要統一的，但必然是多樣的統一，而決不是單元的統一。因為多種方言是在相互影響，相互吸收之下，而形成辯證的綜合。這樣，方言文學的建立另一方面正是促進國語的統一化，而非分割化。語的統一才是真的統一，人民的統一。文的統一，統治工具的統一，舊式文人所誇耀的文言文的統一性，其實只統一了不足全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階層。新式文人所誇耀的新文言文的統一，也不過多增加了些城市市民和智識分子而已。

三、關於批評建立的問題

關於批評的建立有普遍的要求，但要怎樣才能把健全的批評建立得起來，在文藝方面的，一般尚很少討論。

在這兒我提出了一個既存的批評界的偏向。有一批批評家似乎形成着一種小俱樂部式的組織，他們有共同的態度。一是全面武裝，火氣十足。用極生硬的術語或極煽情的文字，像穿山甲一樣裝飾成一個目空一切，極前進的外貌。他們有時稱之為「雄獅搏兔」。二是專打尖端，對敵消極。凡是在不自由的天地裡比較能替人民洩洩憤懣，因而頗受歡迎的作家和作品必在被打之例。馬凡陀挨罵，「陞官圖」「麗人行」受攻擊，而解放區文藝卻又受冷視。一句話歸宗，便是「你左，我比你更左」。三是文章自己好，別人惹不得。集腋成裘自己人，假如一受批評，便羣起反攻。為了一個特創的形容詞之爭可以鬧它幾年。

這一批批評家事實上是主觀主義作祟。人數並不多，但在我認為，卻發生了不小的影響。首先是對於青年。年青的朋友有些好人認為這是批評的正宗，於是便從而效法。嬉笑怒罵，感情用事，在文字上隨便便處人以「絞刑」。其次是對於中間作家或同路人。我在上海時便有一位朋友告訴我：「有很多人在這樣說，你們還沒有執掌政權呢；假如一旦執掌了政權，不是要殺人嗎？」更其次是對於敵人。無形有形中不消說是幫了敵人的忙，因而敵人也就樂得從而利用，給你以地盤發表文章，給你以劇團演出話劇，甚或給你以工作解決生活，更從而挑撥離間，造謠分化。

這樣的批評態度及其影響，我認為是不好的。我們如要建立批評，首先便要批評這種批評。惹不得，硬要惹他一下，把批評扶到正路上來。

我認為批評的態度應該嚴肅，堅決地站在人民立場，替目前有關人民生活的最大事件——解放戰爭，土地改革，反美帝，挖蔣根——忠實服務。文藝應該服務於政治，批評應該領導文藝服務於政治。這應該是今天的文藝批評的原則。在這原則之下執行批評任務，其次所必要的是應該分別對象。對自己，對自己人，對同路人，對中間人，對敵人，依對

象的不同應該有不同的態度。

對自己，便是所謂自我批評，應該以最嚴烈的態度執行。認真說，要能够執行自我批評的人才能有批評別人的資格，也才能有接受批評的雅量。故爾自我批評，無論從批評或接受批評方面來說，都是建立批評的基本條件。老子天下第一，只准我放火，不准你點燈的那種人，沒有當批評家的資格，正是破壞批評的人。要批評就要尊重批評，平心靜氣地聽聽別人的話。不關原則以外的意氣之爭。

對自己人，這是廣義的自我批評，嚴烈的程度應該和個人對自己一樣。打破小圈子主義，打破宗派主義，在建立健全的批評上，同樣有絕對的必要。

對同路人應該愛護，對中間人應該爭取。以友好的態度，說服的方式，盡情盡理地開導，吸引，同化。

對敵，要看敵性。有顯明的敵人，有隱蔽的敵人；有出於無知的敵人。敵人而出於無知者，依然在可以爭取之例，我們可以開導他，說服他，而使他轉向。敵人而顯明者，自當予以無情的打擊。敵人而隱蔽者最值得我們注意。他可以偽裝為中間姿態，偽裝為同路人，甚至偽裝為自己人。這種敵人比諸顯明的更要可怕。他可以淆亂我們的陣營，爭奪我們的羣衆，以至打破我們的任務。我們應該特別警惕這種偽裝下的敵人，絲毫也不能放鬆他。剝奪這種敵人的偽裝也正需要有利批評的力量。真偽之分有時頗不容易，除對其文藝實踐之外還須對其生活實踐加以細密的考驗。待我們一旦發覺了這樣的敵人，我們應該毫不客情的把他當成眞性的敵人看待。

四、關於文藝統一戰綫的問題

文藝上的統一戰綫，在建立的原則上，應該和政治上的統一戰綫沒有兩樣。便是在人民文藝理論的堅強領導之下，「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

「進步勢力」是自己人和同路人。

「中間勢力」是眞性的中間派和出於無知的敵對者。

「頑固勢力」是顯明的與隱蔽的一切敵人。在今天，我們不僅是「孤立」它，而且要消滅它。

五、關於題材的問題

是以工農生活為唯一的題材呢？還是可以寫城市生活和智識分子？

這問題我想這樣答復：工農生活自然是首屈一指的題材，但要寫工農生活卻不能憑空去寫，要你深入工廠，深入農村，要你有切實的調查和體驗然後才可以寫，而且可望寫好。

城市生活和智識分子依然是可以寫的。假使我們是住在城市，而對於城市的中小工商業者和智識分子有切實的調查和體驗，我們當然可以寫，而且可望寫好的。

問題不專在寫什麼，而是在怎麼寫。假使堅決地站在人民的立場，即使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國權專賣的大獨裁者等的生活都是可以寫的。歷史題材，也應在容許之列。

假使我們是住在國外，外國人的生活我們也可以寫。如是敵性的國，我們對於她的陰謀和弱點尤當暴露。破除人們對於敵性國的幻想或恐怖，不正需要文學工作者的努力吧？

我要再說一遍：問題不專在寫什麼，而是在怎麼寫。題材的選擇可以有相當的自由，而主題的定立決不容許脫離人民本位。堅決地走着現實主義的路，一定要有充分的研究，深湛的體驗，然後才可以執筆。空頭的農民文學或空頭的人文學，和庸俗的市儈主義，並沒有多麼大的區別。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徵求人民文學資料

茲向讀者諸君，社員同志請求為下列各項資料，展開採訪，搜集，發掘，紀錄的工作。

(一) 人民語彙(如粵語的「撈水」「撈家」；閩語的「阿散」「番客嬌」) 民諺(如「好心給雷轟」「十二月喝冷水，點滴在心頭」) 歇後語(如北方語的「外甥打燈籠」 照舊「粵語的「一月外菜」 起心」) 暗語(如山，醫，命，相，各類階層的專門祕密用語) 民謠，民歌，民間曲本等等。

(二) 民間故事，笑話，傳說，神話鬼話(不怕迷信怪異) 風俗記(如有地方色彩的婚喪，喜，慶，節日，習俗) 等等。

(三) 民間藝術(如剪紙，繪畫，花紋，圖案)。

這工作對於學習文藝是非常有益的，可以豐富文學語言，學習寫作，瞭解人民喜見樂聞的東西，進一步可以研究人民的生活與思想，以及精神生活等等。我們要求每位社員應該把它認為經常的工作，隨時隨地去採訪，搜集，發掘，並忠實記錄下來，記錄得越多越好，費解的地方也請逐一註明。除自存一份備用外，每三個月中即請抄寄一份到顧問部來。有價格的亦請即通知社方備購。

所得之資料，作爲顧問部資料室之寶貴的材料，如確有意義及有價值者，當彙出專刊。

• 文生社顧問部 •